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 / 著
史梓萱 / 译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小说”

关于爱和恨、背叛和复仇的宏伟史诗
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uthering Heights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 / 著
史梓萱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英] 艾米莉·勃朗特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啸山庄 / (英) 艾米莉·勃朗特著 ; 史梓萱译

.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12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53-1

I. ①呼… II. ①艾… 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608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10

出版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53-1

定 价: 3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呼啸山庄》是 19 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由英国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之一”的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所著。这也是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但是这部小说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除此之外，艾米莉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是一位公认的天才型女作家。

《呼啸山庄》主要讲述了在英格兰北部，有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呼啸山庄”。主人老恩肖收养了一个弃儿取名希思克里夫，并让他与自己的儿女亨德利和凯瑟琳一起生活。希思克里夫与凯瑟琳朝夕相处并萌发了爱情，但亨德利十分憎恶他。老恩肖死后，亨德利不仅禁止希思克里夫与凯瑟琳接触，还对他百般虐待和侮辱。后来，天真幼稚的凯瑟琳嫁给了画眉山庄的林敦，希思克里夫愤然出走。数年之后，衣锦还乡的希思克里夫向亨德利和林敦展开了报复。希思克里夫不仅夺走了亨德利的资产，而且拐走了林敦的

妹妹伊莎贝拉。不久，凯瑟琳死去，留下一个早产女婴——小凯瑟琳。伊莎贝拉也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林敦·希思克里夫。亨德利在凯瑟琳死后不久也死了，而他的儿子哈里顿却落入希思克里夫手中。后来，希思克里夫接回了儿子小希思克里夫，并将小凯瑟琳接来，强迫她与儿子结婚，希思克里夫又趁机夺取了画眉山庄。然而，小希思克里夫婚后不久就悄然死去，而小凯瑟琳却爱上了敦厚的哈里顿，这让希思克里夫大为恼怒。但是当希思克里夫仔细观察他们时，想起了他和凯瑟琳相爱的情景。最终，希思克里夫放下了仇恨，在一个风雪之夜呼唤着凯瑟琳的名字，离开了人世。

这部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的社会生活画面，勾勒了被这个社会扭曲了的人性，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整部小说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激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呼啸山庄》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至今久演不衰。本书《呼啸山庄》在保持原文完整的基础上，参考权威版本对译文进行了编译，力求翻译准确，传达出原文的精髓，帮助读者朋友领略原文的魅力。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6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8
第五章	036
第六章	040
第七章	047
第八章	057
第九章	067
第十章	084
第十一章	101
第十二章	111
第十三章	124
第十四章	135
第十五章	145
第十六章	153
第十七章	158
第十八章	174
第十九章	184
第二十章	188
第二十一章	195

第二十二章	211
第二十三章	217
第二十四章	225
第二十五章	235
第二十六章	239
第二十七章	244
第二十八章	256
第二十九章	263
第三十章	268
第三十一章	275
第三十二章	281
第三十三章	293
第三十四章	301

第一章

1801年的一天，我刚去拜访了我的房东回来，这位离群索居、略显孤僻的邻居，往后还会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这儿真是个美丽的山乡！我看整个英格兰再也找不出这样一处远离尘嚣的乐土了；而希思克里夫先生正好可以和我做伴儿，共享这一派荒凉与寂静。真是一个绝妙的伙伴！我骑马走上前去，只见他那对乌黑的眼睛正觑在眉毛下面，向我投来满含猜忌的目光。待我报出姓名后，他对我充满了戒心，将那插在背心里的手指往里插得更深了。在这种阵势下，他很难想象，我心里对他有着多大的热忱。

“你是希思克里夫先生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头，作为回答。

“先生，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我一到这儿就急着前来拜访您，是想表明我的心意，但愿我这样一再地恳求希望租下画眉山庄，没给您造成什么不便。我昨天听说，您之前担心……”

“画眉山庄归我所有，先生，”他皱起眉头，打断了我的话，说，“要是能做到，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给我造成不便——进来！”

他从牙缝里挤出“进来”这两个字，表示的却是“滚开”的意思，甚至他倚着的那扇大门，也并未因为这两个字而打开。我想，正是此情此景才促使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比我还落落寡合的人，倒是挺有意思。

他看到我那匹马的前胸快碰到栅栏了，才真的伸手打开门闩，然后阴沉着脸领着我走上了甬道。我们进到院子里时，他大声喊道：“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过去，再拿点酒来。”

“这大概就是在这个庄园唯一的仆人的了吧。”听到这一声双料的命令后，我暗自想，“怪不得石板缝里长出了野草，只能靠牛来修剪篱笆墙。”

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应该说他是个老人，也许已经很老了，尽管他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身体也挺硬朗。

“老天爷，帮帮我们吧！”他从我手里把马牵过去的时候，怨声怨气地自言自语着，一边说还一边瞪了我一眼，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让人看了于心不忍。我好心地猜想他必定是需要神来帮助他消化那顿饭，所以他那虔诚的祈祷跟我的突然造访并没有什么关系。

希思克里夫先生的住宅名叫“呼啸山庄”。当地人用“呼啸”这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来描绘这座山庄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那种喧嚣噪乱的情景。其实，这里的空气是四季明净、清新舒爽的。但只要看一看房子尽头那几棵生长不良、极力倾斜的枫树，还有那一排将细长的枝条朝向一边，好像在向阳光求乞的荆棘，就可以想见从山那边吹过来的北风是如何在这里肆虐的。幸亏当年的建筑师有先见之明，将这栋房子盖得结结实实：窄小的窗子都被深深地嵌在墙壁里，房子的四角都有巨大突出的石块保护着。

迈进门槛之前，我注意到房子前脸上那些奇形怪状的雕刻，尤其是正门周围的那些，便停下来观赏一番。门楣的上方，有一大堆碎裂的鹰头飞狮，飞狮旁是两个不知害羞的小男孩。在飞狮和小男孩之间，我发现了“1500”这个年份和“哈顿·恩肖”这个名字。我本想发表一些评论，再向这位阴沉着脸的房东打听一点儿山庄的历史，但是看着他站在门口的架势，分明是在要求我要么赶紧进去，要么干脆一走了之。我可不想在进屋参观之前，就弄得他更加不耐烦。

一进门，不用经过任何穿堂或走廊，我们直接就进入了起居室（他们美其名曰“正屋”）。通常正屋里面总会有厨房和客厅，不过在呼啸山庄，我想厨房被整个挤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我听出来在里面的屋子里有咕咕啾啾的说话声，还有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而且在大炉子那边看不到任何烘烤或烧煮过食物的痕迹，墙上也看不见什么锃光瓦亮的铜煎锅和锡漏勺。在屋子的一头，倒是映照出了明显的光和热，因为那儿有一口又宽又大的橡木橱柜，上面摆放着一些巨大的白瓷盘子，中间还夹杂着银杯、银壶，一排一排地码到了屋顶。这里的屋顶从没装过顶棚，只要稍加留神，整个内

部结构就可以一览无余，只有一处地方让放着麦饼、火腿和羊肉的支架挡住了。壁炉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粗劣的旧枪和一对马枪，壁架上摆了三个涂得花里胡哨的茶叶桶作为装饰。地面是光滑的白石板。几把椅子都是高背的，结构简陋，漆成了绿色。在背光的地方，还藏着一两把笨重的黑色椅子。橱柜下面的拱洞里卧着一条红褐色的短毛母猎狗，四周正围着一群汪汪乱叫的小狗崽，还有几条狗则在另外一些隐蔽的地方蹿来蹿去。

如果说这屋子与家具的主人是平常的北方农民，也能让人理解；这种人天生有张倔强的脸，穿着短裤，扎着绑腿，两条腿看起来很粗壮。如果你晚饭后挑好时间去逛一下，那么在这方圆五六英里的山区随处可见这种人：他们坐着圈椅，面前的圆桌上有一大杯冒着泡的麦酒。但是希思克里夫先生却与他的住所及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反差。从外貌看，他是皮肤黝黑的吉普赛人，从服饰及举止看又是个绅士——乡绅一样的绅士。或许他有点不修边幅，但看着并没有不得体，因为他身姿挺拔，相貌英俊，还有点郁郁寡欢的神色。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他缺乏教养而显得自大无礼，我却认为并非如此，同时对他心生同情。直觉告诉我，他的矜持源于他讨厌装腔作势地将彼此的情意表露出来。他的爱和恨深藏不露，而且他感觉被人爱或恨，都是对他的冒犯——不，我有点偏离主题了——我这是肆意地将自己的想法加在了他身上。假如希思克里夫先生遇到了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却不伸出手来，这可能跟我也会有同样表现的理由完全不同。或许可以说我的脾气生来就独一无二吧：我亲爱的母亲以前常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刚好在今年夏天，我证明了自己确实没有资格拥有那样一个家。

当时我在海边享受了一个月的惬意天气，并殷勤地跟一个非常迷人的姑娘结伴，她对我并未属意的时候，我感觉她就像仙女一样。我的言谈里从未吐露过我的爱情，但眉目若能传情的话，即便是傻子也能看出我已经为之倾心了。她终于明白了我的心思，而且对我回送秋波——美到无与伦比的秋波。我是怎么回应的呢？我感到羞愧难以招认，像只蜗牛似的冷冰冰地缩了回来。她越是关注我，我

就缩得越远。如此一来，这可怜的姑娘对自己的回应也产生了怀疑，为自己闹的误会懊悔不已，竟说服她的母亲早早离开了。

因为这古怪的性情，我被认为故作无情，只有我心里清楚，这是多么大的冤枉！

我坐到了炉边的一把椅子上，正对着房东走过去的那把。为了不冷场，我想摸摸那只母狗。它已经离开它的幼崽，像狼一样溜到我的后面，露着牙，流着口水，准备给我一口。

我的抚摸竟惹得它发出了一长串咆哮。

“你最好别理它。”希思克里夫先生说道，并以同样的音调应和着狗的咆哮，他嗥叫了一声，又用力跺了跺脚，镇住了那条蠢蠢欲动的狗。“它对抚摸不习惯，没有被宠坏。它不是被当成宠物养着的。”随后他大步向一个边门走去，又大喊一声：“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的深处嘟囔着，并没有想要上来的意思，所以他的主人只好去地窖找他，留下我和那凶暴的母狗面面相觑，旁边还有一对狰狞的蓬毛牧羊犬。这对狗与那母狗一起对我的举动严加防范着。我静静地坐着，因为我并不想和犬牙打什么交道！可是它们似乎不太懂得沉默的尴尬，我便对这三只狗挤挤眼，做了鬼脸。这下糟了，不知道哪个表情惹怒了那只母狗，它突然暴怒，猛地扑向了我的膝盖。我赶忙将它推开，并拉来旁边的桌子搁在我们中间。这一来，更惹起了公愤！六七只大小不一、年龄不一的四脚恶魔，从隐身之处一起蹿了过来。我感到我的脚跟和衣襟一直被它们攻击着，于是我一边尽可能地使劲儿用火钳挡住较大的狗，一边又不得不高声呼喊，请这家里的什么人来帮忙维护和平。

希思克里夫和他的仆人从通往地窖的梯子爬了上来，那慢腾腾的样子真让人感到不爽。我觉得他们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并未快走一秒，即使炉边已被撕咬和狂吠闹得沸沸扬扬。幸好厨房里有人快步走了过来。这是一个健壮的女人，她挽着衣裙，光着胳膊，面色红润。只见她拿煎锅当武器，冲到我和这些狗的中间，同时又喊又叫，于是这场风暴奇妙地平息了。等她的主人到来时，只剩下她，像大风过后的海洋一样喘着气。“真是见鬼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瞪了我一眼问道。刚遭受到那样不礼貌的接待，又加上他的这种

神情，真令人难受。

“是啊，真是见鬼了！”我嘟囔着，“先生，即便是被鬼附身的猪^①，也没有您那些畜生凶猛呢！您也许还会将一个陌生客人丢给一群老虎呢！”

“不管是谁，只要不碰它们，它们就不会对人怎么样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桌子搬回了原处，还把一瓶酒放在我面前，“喝杯酒吧。这些狗保持警惕也是在尽职。”

“不用了，谢谢。”

“没有被咬着吧？”

“我要是被咬了，我就会在这咬人的狗身上打上我的印记。”

希思克里夫紧绷的神情放松了，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好啦，好啦，”他说，“你是受了惊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杯酒。这房子里客人非常少，所以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和我养的那些狗都不大懂得如何待客了。先生，祝你健康！”

我鞠了一躬表示对他的回礼。忽然我感到自己居然为了一群狗的敌视生气，实在有点傻。另外，我再也不想让这个讨厌的人嘲笑我了，因为我发现他的兴致已经开始转移到这上面来了。也许他已经有所意识，认为得罪一个好房客有些不应该，语气便稍微有些严肃，并开始提及他认为我可能会关心的话题，谈起我所居住的画眉山庄的长处和不足。我觉得，他对我们所谈的话题见解非凡，直到回家之前，我仍旧意犹未尽，并主动提出明天会再次拜访。但是显然他并不希望自己被再次打扰。但我一定还会来的，因为和他相比，我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喜爱交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① 据《圣经》记载，鬼附着在一群猪身上之后，那群猪便闯下山崖，投进湖里淹死了（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8章第32、33节）。

第二章

昨天下午雾气很重，天气寒冷。我本来想着把这段时光消磨在书房的炉火边，不打算踩着荒原上的杂草和泥淖到呼啸山庄去了。

然而，吃过正餐（请注意：我是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吃正餐，而我的女管家——一位稳重的太太，租房时一起雇下的——总是不能，也许是不愿领会我的意思，将正餐安排在五点钟^①），我怀着这个偷懒的打算上了楼，一进屋就看见一个女仆跪在那儿，身边放着好些扫帚和煤桶，正把一堆堆煤渣压在炉火上，弄得满屋都是讨厌的煤灰。眼前的这番景象使我不得不立即转身离开，戴上帽子，步行了4英里，来到希思克里夫的庄园门口。此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刚好我及时躲过了。

在荒凉的小山包上，泥土结着黑霜变得生硬，寒气逼人，让我浑身直哆嗦。因为打不开门闩，我只好跳了进去，顺着两边是枝丫横生的醋栗树的石板甬道直奔屋门。我敲了半天门，一直敲到指节疼痛，那群狗狂吠不止，也无人回应。

“这家人真可恶！”我不禁在心中骂道，“就你们这种天生的刻薄怠慢，活该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我起码不会在大白天也把门锁上吧——我可不管了，我非进去不可！”

打定主意，我就抓住门闩，使劲儿晃动起来。脸色乖戾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洞里探出头来。

“你干什么呢？”他大声嚷道，“主人在羊圈里。你若要和他说话，就从谷仓那边绕过去。”

“屋里没人开门吗？”我也大声应答道。

^① 在英、美国家，正餐时间因地区和阶级而不同，中等以下家庭通常将午餐称为正餐，中等以上家庭则把晚餐称为正餐。

“只有太太，没有其他人。你就是折腾到晚上，她也不会给你开门的。”

“为什么？你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不要问我！我才不管这些事情呢。”他嘟囔了几句就离开了。

雪已经越下越大。我紧握住门把手，又试了一回。这时，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一个扛着干草叉、没穿外衣的小伙子。他叫我跟着他走，穿过洗衣房和一个用石头铺砌的院场（那里有一间堆煤的棚屋、一台水泵，还有一个鸽子棚），最后来到了头天接待过我的那间暖和、敞亮的大屋子。

壁炉里，煤块、泥炭及木柴混合在一起燃烧着的熊熊炉火，照耀出明亮、让人欢快的光辉。餐桌已经收拾好，只等着摆上丰盛的晚餐。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那位“太太”，以前，我从没想到他家还有这样一位人物。

我对她鞠了一躬，随后静等着，想她总会请我坐下的。可她只是打量了我一下，就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沉默不语。“这场风雪真是可怕！”我说，“希思克里夫太太，由于你们家的仆人偷懒，恐怕连你家的大门也要跟着受累了。我可是用尽力气才让他们听到我在敲门！”

她始终一言不发。我注视着她，她也注视着我。反正她一直就用一种冷漠的神色盯着我，让人甚感窘迫，极不愉快。

“坐下！”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他马上就来了。”

我依他的话坐了下来，然后轻咳了一声，用朱诺^①称呼了那条凶狗。这第二次的相见它非常给面子，居然摇了摇尾巴尖，表示与我相识。“好漂亮的狗！”我又开了个头儿，“你想把这些狗崽分出去吗，太太？”

“它们可不属于我。”这位和气的女主人说。那说话的语气比希思克里夫本人的答话还让人反感。“啊，你疼爱的一定在这一堆里了！”我又接着说道，同时回头转向那模糊不清的靠垫，那上面好像

① 朱诺：罗马神话里主神朱庇特妻子的名字，这里用来称呼房东家的母狗，是友善的表示。

都是猫之类的东西。

“疼爱这些东西那可真是怪了！”她轻蔑地说。

真让人晦气，那上面原来是堆死兔子——我又清了一下嗓子，向壁炉靠近了一点，继续谈论起晚上的风雪。

“你本来就不该出门的。”她说，站起身来，伸手到壁炉台上去拿那两个彩色的茶叶罐。

她原本坐在背光处，此时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的整个身段和容貌了。她身材苗条，很明显还是个少女。体态真是好极了，还有一张我生平没有福气见到的俊美小脸：五官小巧精致，淡黄色的髻发——倒不如说是金黄色的髻发，松散地落在她纤细柔嫩的脖子上。至于那双眼睛，要是表情欢愉的话，你就怎么也没法抗拒了。是我这颗容易动心的心有幸，此时她的双眼流露出的仅仅是徘徊在轻蔑一切和有点无可奈何之间的神色，让人看了只是觉得特别不协调。

她不大够得到茶叶罐。我想动手帮她一下。她猛然向我转过头来，就像一个守财奴看见有人想帮着他清点金子似的。

“我不要你帮忙，”她厉声说道，“我自己能够拿到。”

“对不起。”我赶紧回答。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一边等着我回答，一边将围裙系在她那整洁的黑衣裙上，然后站在那儿，正准备把手中匙子里的茶叶倒进茶壶里。

“我非常愿意喝一杯热茶。”我应声说。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了一遍。

“不，”我面带一丝微笑说，“按理说，你就是应该请我的人呀。”

她蓦地把茶叶扔回了罐里，匙子和茶叶罐也被扔在了一旁，赌气似的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她眉头紧皱，朱唇噘起，就像一个受到欺负的孩子似的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那小伙子已经穿上一件相当破旧的外衣，站在壁炉跟前，用余光瞅着我，那样子就像我们之间有着尚未了结的深仇大恨似的。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仆人；他穿着粗劣，谈吐鄙俗，一点儿也没有希思克里夫先生和他太太身上

所能看到的那种优越气派。他那头浓密的棕色鬃发异常蓬乱，从未剪过，脸腮上长满了乱糟糟的胡子，双手就像普通劳动工人那样黝黑。可是他的态度举止很随便，几乎还有点旁若无人，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家仆伺候女主人应有的那种小心侍奉的样子。

既然一时还难以判断出他在这家中的地位，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理会他那奇怪的举止为妙。过了5分钟，希思克里夫先生进来了，总算多少打破了这种场面里不自然的气氛。

“您瞧，先生，我说话算数，真的来了！”我装出高兴的样子，大声说道，“不过我怕要被这天气困上半个小时了——要是您允许我在这儿暂避一下的话。”

“半个小时？”他说着，抖搂掉衣服上的雪片，“我真不懂，你为什么非得选一个风雪交加的天气出来散步呢？你知不知道你会陷入沼泽的危险？就连熟知这些荒原的人，在这样的夜晚，也常常会迷路。我还可以告诉你，目前这种天气是不会转好的。”

“或许我能在您的仆人中找一位向导吧，他可以在画眉山庄过夜，明天早上再回来——您能选出一个给我吗？”

“不，不行。”

“哦，真是！好吧，那我只好靠我自己的本领了。”

“嗯！”

“你是不是该准备茶了？”那个穿破旧衣服的小伙子问道，他那恶狠狠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了年轻的太太身上。

“他也算一个吗？”她问希思克里夫。

“去准备就得了，行不行？”这就是回答，他说得如此蛮横，真把我吓了一跳。这句话的语气，充分暴露出他的坏脾气。我再也不想把希思克里夫叫作绝佳的伙伴了。

茶准备好了，他是这样邀请我的：“呃，先生，把你的椅子挪过来吧！”于是，我们几个，包括那个粗野的小伙子，全都拖过椅子，围坐在桌边。在饮用茶点时，席面上一片肃静。

我心里想，如果这片乌云是由我引起的，我就有责任尽力来驱散它。他们不可能每天都这么沉着脸，一声不吭地坐着。无论他们的脾气有多坏，总不会成天都板着脸吧。

“说来奇怪，”喝完一杯茶，接过第二杯时，我开始说道，“真是奇怪，习惯对我们的兴趣爱好和思想观念的形成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一定有许多人没法猜测，希思克里夫先生，像您这样过着与世完全隔绝的生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可是我敢说，您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又有您这位可爱的夫人像女神般守护着您的家庭和心灵……”

“我可爱的夫人！”他打断了我的话，脸上浮起了几近狰狞的讥笑，“她在哪儿？我可爱的夫人。”

“我说的是希思克里夫太太，您的夫人。”

“嗯，没错！啊！你是说，即使她的肉体已经不在，她的灵魂依然还站在保护天使的岗位上，守护着呼啸山庄的好运。是这意思吗？”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便想改正过来。我本该看出他们双方的年龄差距过大，不像是夫妻。一个已四十来岁，正是心智最成熟的时期，男人在这个时期很少会抱有幻想，误以为女孩子是为了爱情才嫁给他的——那种美梦是留给我们老年时聊以自慰的。而另一个呢，看上去还不到17岁。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心头闪过：“那个在我胳膊旁捧着盆子喝茶，手没洗就抓面包吃的乡巴佬，也许就是她的丈夫吧。不用说，是小希思克里夫了。这就是隐居的后果：只因为她全然不知道天下还有更好的男人，就让自己投进了这么个乡巴佬的怀抱，真是太可惜了——我得留点神，别让她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了。”这最后的想法好像有点抬举自己，其实倒也不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一看就让我心生厌恶。根据经验，我知道自己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希思克里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希思克里夫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说着，他转过头去朝她看了一眼，这是一种特别的眼光，一种极度憎恨的眼光——除非他脸上的肌肉出了某种故障，不会像旁人那样表达出心灵的语言。

“啊，不用说，这下我明白了。你真有福气，这位仁爱的仙女原来是属于你的。”我掉过头来对我身旁的那一位说。

比刚才还要糟糕！这年轻人蓦地满脸通红，他紧握拳头，摆出